

茨

威

格

传

记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著

黄明嘉 译

《六大师》是茨威格最具代表性、

也是为他带来了极大声誉的作品，

即他描写巴尔扎克、狄更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大师》和描写荷尔德林、

克莱斯特、尼采的《同恶魔的搏斗》

两部传记的合集。

在这两部作品中，

茨威格摒弃了通常文学传记的写作手法，

高屋建瓴地描述了六位大师的创作生涯，

展现其独特的人生形态，

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心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六大师



传

记

精

华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著

黄明嘉 译

六大师

六 大 师

斯蒂芬·茨威格 著

黄明嘉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荔浦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625 插页:2 字数:292000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8000册

ISBN 7-5407-2214-2/I·1370

定价:1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译者前言	黄明嘉(3)
------------	--------

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前 言	(11)
-----------	------

巴尔扎克	(13)
------------	------

狄 更 斯	(41)
-------------	------

陀思妥耶夫斯基	(67)
---------------	------

引言/相貌/他的生活悲剧/他的命运的意义/他
塑造的人物形象/现实主义和幻想主义/建筑与激情
/超越界线者/上帝的折磨/生活的胜利

与恶魔的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

前 言	(155)
-----------	-------

荷尔德林(167)

一群圣者/童年/在图宾根/诗人的使命/诗的神性/菲埃顿与激情/初历人世/险遇/狄俄蒂玛/黑暗中的夜莺之歌/徐培利昂/恩培多克勒斯之死/荷尔德林的诗歌/坠入永恒/紫色的幽暗/斯卡旦奈利

克莱斯特(257)

被逐者/没有形象之人的形象/病态的感情/生活计划/功名心/被迫从事戏剧创作/世界与本性/小说家/最终的结合/死亡的激情/毁灭的音乐

尼 采(311)

缺少角色的悲剧/双重形象/疾病的辩白/认识论中的唐·璜/诚实的激情/自身的嬗变/发现南方/向音乐逃遁/无尽的孤寂/深渊之上的舞蹈/自由的启迪者

译者前言

对于我国读书界，斯蒂芬·茨威格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他是著名的奥地利作家，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工厂主家庭，早年在维也纳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一九〇四年起任《新自由报》编辑，后在世界上广泛游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亡瑞士，与罗曼·罗兰等人一起从事反战活动；一九三三年纳粹执政后被列入黑名单，作品遭查禁；一九三四年流亡英国；一九四〇年定居巴西，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与夫人一起自杀于里约热内卢。

茨威格一生著述甚丰,体裁多样,写过剧本、诗歌、小说,尤以传记文学闻名于世。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品有《三大师》(1920),记叙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英国作家狄更斯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同恶魔的搏斗》(1925),叙述德国文学史上患有精神病的天才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的生平;《三作家的生平》(1928),叙述法国作家司汤达、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和意大利作家卡萨诺瓦的生平;以及《维尔哈伦》(1910)、《罗曼·罗兰》(1920)、《约瑟夫·福熙》(1929)、《鹿特丹埃拉斯姆斯的胜利和悲剧》(1935)、《麦哲伦》(1937)等。

我们这个译本将《三大师》和《同恶魔的搏斗》合为一书,姑且定名为《六大师》。

茨威格上述两部书与通常的文学传记有所不同。它不详细记叙各位作家一生的业绩,也不具体介绍他们的各个作品,哪怕是重要著作,也不一一涉猎。茨威格的叙述和点评是高屋建瓴、综合概括式的,是对各位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提炼、浓缩和萃取,简明扼要地,从总体上指明各位作家创作的本质特点。所以,那些事先对这六位大师及作品有个大致了解的读者,也许会对茨威格的精当详述有更深切的领悟。

茨威格显然是将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做同一类型作家而加以论述的。他们三位的写作范围尽管有所侧重,然而都以作品的深度、广度及人物的丰富多彩构建了各自独具特色的人生形态,表达了各自的人生感受。

巴尔扎克不希望别人用个别作品衡量他,而应看他的创作全部。他是描绘时代的丹青高手,其八十多部作品就是一个时代、一个世界、一代人生。拿破仑叱咤风云、征服世界的野心曾深深激励过早年的巴尔扎克,他在拿破仑肖像下写道:“他

的剑没有完成的事业,我将用笔来完成。”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也具有拿破仑式的功名心和强烈的金钱欲、权势欲。他总是把主人公置于事件中,像命运之手捏泥团一般给他们塑造成型,从而描摹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法国,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金钱支配整个生活及人际关系的丑恶图画。

狄更斯当时深受英国民众的欢迎和爱戴,是因为他的创作意图与那个时代的精神完全合拍,天才与传统完全一致。他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与莎士比亚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大相径庭。茨威格说,莎士比亚代表着贪婪而强盛的英国之勇气,狄更斯则代表着酒足饭饱的英国之谨慎,“永远停留在天才与传统、超凡与平庸之间,这既是狄更斯的荣誉,亦是他的悲剧所在”。茨威格的这一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茨威格在《三大师》的前言中提到,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言有尽而意未尽”,因为陀氏的容量没有止境,这指的是他的内心世界。他一生经受过最悲惨、最严酷的生活考验,流放、监禁、流亡、贫困、疾病……然而他始终“从痛苦中产生对痛苦的爱,用痛苦的烈焰温暖着他的时代和人世”。他好色、嗜赌,这根植于他要把堕落与无辜进行对比的神秘欲望。他的道德不求完美,不求规范,只求紧张,他认为,正确的生活就是要活得强大,要经历一切,寻求宏富。托尔斯泰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生活得正确还是错误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折磨自己一辈子,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以艺术品、悲剧和命运。他的行为是无目的的、无意识的,他不要自我改变、自我完善,要的是一个:增强自己。他的艺术是把世界与内心联系起来,从内心塑造世界、拯救世界,此乃最深刻、最人性化的艺术。茨威格认为“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个使我们懂得人的情感分裂的人”,

从心理意识流角度高度评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创性的伟大。

《同恶魔的搏斗》记叙的是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这三位患有精神病的德国作家。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恶魔力量着了魔”。所谓恶魔，茨威格的解释是：恶魔是每个人本性中的那种骚动，这骚动把人从自我推向永远不可抑制的状态，它如同酵母，致使本来平静的生活出现危机、失常、极度兴奋、自我抛弃和自我毁灭。大多数人可用道德规范遏制它、麻醉它，但在上述三位作家那里，恶魔却成了主宰，故而最终导致他们毁灭。然而，他们又恰恰因为恶魔的缘故，从烈焰般的激情中写出如醉如痴、至圣至纯、恣肆豪放、彪炳史册的艺术作品。以此观之，这恶魔，实在功莫大焉。

对上苍、对高层世界的信仰以及对古希腊文化的向往致使荷尔德林远避尘嚣，以向往的现实取代眼前的现实，所以，他的诗、小说和悲剧无不是仙气、神气和稚气并存，表达了他对人类历史的关怀，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理想的追求。

无独有偶，克莱斯特也常以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史实为题材，同荷尔德林一样，克氏也深受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故作品中的人物听凭命运的摆布。他从小自我封闭，具有反常的性欲、强烈的功名心，感情病态肥大，一生被激情驱赶，永无宁日，导致最终自杀。他的小说冷峻幽峭，剧本则激情洋溢。

尼采的一生孤独寂寞，这是历史使然。人们对他的深邃思想一无所知、所感，于是，这位意志的强者不得不上演“独角戏悲剧”，把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包藏在无边的落寞和沉默中，从自身悲剧中寻找人生的答案。他一生萍踪无定，生活极度贫

困,更兼病魔缠身,但这些非但没有摧毁他,反而使他变得更加强大。在德国哲学知识海面上,是他首先打出一面“海盗黑旗”,他是属于另一类型、另一宗系的人。从未被占领、从未被认识之物是他广袤无垠的活动领域,他从不囿于任何信仰,而是倡导重估一切价值。他面对未来,超越自我,做“诚与真”的探索者、创造者,这就是尼采的魅力所在。

茨威格的语言优美,喜用比喻和典故,有沉郁的抒情色彩,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对大师们的景慕。他的遭际,多少与前贤的坎坷类同;他对“恶魔”的体验,大概也与先哲一样刻骨铭心,故必然与心仪已久的大师同气相求、同声相应,诉诸文字便追思绵绵、情真意切,亦令读者心驰神往,感同身受。他的自杀,也让我们自然而然想起克莱斯特的作为,说不定是对克氏的“心摹手追”呢。

原著中有法文若干处,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周国栋先生的热情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黄明嘉

一九九七年十月于上海

三
大
师

巴尔扎克

狄更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献给罗曼·罗兰

岁月无论光明还是黑暗，你的友谊始终不渝，
谨致谢忱！

前 言

尽管这三篇试论巴尔扎克、狄更斯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是在十年间写就的，然而把它们集成一书决非出自偶然。三篇文章一致的意图是，把十九世纪这三位伟大的——我以为是绝无仅有的——小说家当做一类典型人物加以描述；他们个性鲜明，因而相互得以补充，他们也许能把“小说家”这一概念，即以叙事文学描摹世情者的小说家概念提升到更加明确的高度。

我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十九世纪绝无仅有的伟大小说家，这决不表示我否认歌德、哥特弗里特·凯勒、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和其他作家作品的伟大，他们的某些小说常常远胜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所以，我要在内心坚决把小说的作者和小说家着重区分开来。真正的小说家是百科全书式的天才，腹笥渊博的艺术家。他在我们尘世旁边，用作品的广度和人物的丰富多彩构建一个整体宇宙，这宇宙具有自己独特的人物类型、万有引力定律和星空；他以自身的气质浸润每个人物，每次事件，使这些人物和事件具有典型意义，对我们，它们因得到鞭辟入里的刻画而形象鲜明，这又常常诱使我们按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来称呼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比如，我们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叫做巴尔扎克的、狄更斯的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这类艺术家都以人物的丰富多彩相当一致地组建一种生活规律，一种人生观，以致通过他们而形成一种新的世界形态。本书所要指就是揭示这一内在规律、这一特点的潜藏的可能性，本书开头写出的

副标题或许可以称为：小说家的心理学。

这三位小说家都有各自的写作领域：巴尔扎克写社交界，狄更斯写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个人及天地万物。对这些领域进行比较只是表明它们的差异，但从未对这些差异重新进行价值判断或以一己之好恶强调艺术家的民族特性。每个伟大的创造者都是一个包含特定界线和重量的统一体：只有作品内的特殊重量，而无公正天平上的绝对重量。

这三篇文章均以对作品的认知为前提，它们不是导读，而是对作品的提炼、浓缩和萃取。文章须简明扼要，这就决定了只能把个人感觉到的东西当做重点提出来加以认识。这一缺陷在所难免，但最感遗憾的还是那篇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似乎言有尽而意未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范围没有止境，正如歌德的范围没有止境一样，哪怕用再大的篇幅来表述恐怕也是很难奏效的。

但愿将来有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德语小说家，一位真正的用叙事文学描摹世情者——我是用小说家这个词来称呼他的——能够加入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行列。然而，无论在当今还是过去，我尚未找到一位可与这三位比肩的一流德语小说家。为未来呼唤这样的小说家，并向这位尚在茫茫远方的人致意，这或许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一九一九年写于萨尔茨堡

巴尔扎克



